

黑
魁

[美] 查尔斯·德宾 著

• HEIKUI

黑 魁

[美]
查尔斯·德宾
著

上海
张
杨
042
1977
出版



黑
魁

〔美〕查尔斯·德宾 著

● HEIKUI 黑 魁

〔美〕查尔斯·德宾 著

下

乙出版社

张杨 郝宏 潘素勤 译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blue background with a fine, light-colored grid pattern. At the top, the title 'HEIKUI' is repeated three times, separated by white circles. Below the title, two men are depicted. On the left, a man in a dark suit and glasses is shown in profile,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 On the right, another man in a dark suit is looking upwards. The cover shows signs of wear, including scratches and a small tear on the right side.

HEIKUI●HEIKUI●HEIKUI

ISBN 7—5040—0151—1/I

定价：上下5.

黑 魁

HEIKUI

[美] 查尔斯·德宾 著

张杨 郝宏 潘素勤 译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金 蜀

封面设计 张仁华

黑 魁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 39 号)

成都电脑激光印书公司排版

(成都市二环路北路 101 号)

巴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5 字数:32 万

1989 年 1 月第一版 198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0 册

ISBN 7-5040-0151-1/I·151 定价:5.80 元

KUI HEIKUI



国……

小说结构紧凑，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栩栩如生，既有刀光血影的阴霾，也有柔情似水的密意；特别是通篇对主人公雷蒙·霍奇金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写出了他凶残奸诈，毒辣多疑的一面；也写出了他为美国屡建战功，受勋获奖的另一面，同时，对这个黑手党巨魁淫秽腐朽的私生活作了细致的描绘，在雷蒙·霍奇金与美国几大黑帮集团经过几翻较量、拼杀，取得黑帮内讧斗争的胜利之后打算洗手投案之际，却遭到意想不到的结局……

第一章

一个天气阴霾的下午，雷完全没料到联邦政府会对他作出驱逐出境的决定。他在纽约市西街联邦刑事拘留所卫兵的监视下走进接待室，会见他聘请的辩护律师卢·毫尔德·威利斯。

威利斯是一个很有名的律师，他享有非官方的特殊待遇。这就是说，他可以在一个专门的房间里单独和他的委托人商谈——门口虽然有人站岗，但岗哨并不临视他们的谈话，也不限制时间。问题的关键在于“非官方”，也就是说，对他所处理的有关事务没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就这一点来说，并非所有的辩护律师仅仅因为他们是法院的官员，就可以享有这种特权。归根到底，这一切都取决于管理拘留所的那个人。不管威利斯提出什么样的要求，联邦拘留所一概不敢拒绝，因为他在联邦机关有一定的势力。

威利斯年轻时是美国耶鲁大学足球队队员，他有着宽宽的肩膀，修长的身材，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再踢足球了，但他一点儿都没发胖，只是原来那朱沙色的头发慢慢开始变得稀疏起来。此时，透过那一副架在鼻梁上的远近视两用眼镜，他打量了一下他的委托人，笑了笑说：“雷，明天可是个重大的日子。”

雷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点着一支香烟，盯着眼前的这位辩

护律师，面部毫无表情。少倾，他揉了揉正在变成灰白色的双鬓，语调冷峻而揶揄：

“我的大律师，难道你这次来就只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吗？”

“我是来和你告别的。”

“告别？”

虽然这位委托人显得很不高兴，可威利斯还是若无其事。

“雷，我非常抱歉，没能阻止颁布驱逐令。”

“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对你来说，也许我是出价最高的委托人了。”

“话不能这样说。”

“可我要这样说。你怎么能只是把我当成你的财源呢？”

“我们可是同舟共济的啊”，威利斯勉强地笑了笑说：“别太刻薄了，雷。顺便问一下，你今年多大了？”

“四十五。你问这干什么？”

“不干什么。你的腰围看上去象个职业网球手，还有一头好发。你还年轻，即使去那里也一定会过得不错。”

雷斜靠在硬木板椅子上，不慌不忙地说：“难道你就想用这套漂亮话来骗我掏腰包吗？”

威利斯笑了笑：“不，这次是事务所开钱。”

“多么大方啊！这可是我头一回免费听你们唱了一首美妙的歌曲。威利斯，顺便问一下，你名字前面那个‘卢’是什么意思？”

“卢埃林。”

“难怪。”

“难怪什么？”

“难怪你在名字前只用缩写，派头十足。其实，跟你所有的委托人一样，我也是个骗子。我这种人跟你们这些披着法律外衣的骗子相比却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瞧你说的，雷——”

“你看了今天《每日新闻》登的社论了吗？”雷打断他的话问道。

“我不看《每日新闻》。”

“请原谅，律师，我把这忘了。”雷从他们俩中间的桌子上拿起一份《每日新闻》报，“我不想占用你太多宝贵的时间，我只给你读几行。”说罢，他读了起来：

“……负责纽约南区的政府检察官和移民管理局纽约分局局长驱逐诉讼案胜利结束，该案官方决定驱逐臭名昭著的歹徒雷·霍奇金，又名雷蒙多·拉斐尔·奥契亚乔出境。这场战斗是由原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弗·肯尼迪打响的。这帮有组织的恶棍是一群作恶多端的惯犯。他们偷税漏税，蔑视法纪，制造恐怖，行贿收买执法机构官员，在我们国家里，他们的人越少，我们的日子就越安定。在此我们向司法部致敬，坚决支持对这帮歹徒的有力打击……”

读到这里，雷把报纸扔到桌子上问道：“是谁想的这个鬼主意？”

威利斯耸了耸肩不屑地说：“这些东西简直司空见惯了，他们还认定你逃避所得税哩。”

岂有此理！我的会计们在一份为政治竞选运动提供的款

项上签字，我随手就在报表上签了，我连上面写的什么也没有看。每天有那么多字要签，难道这就叫逃避所得税吗？这也够得上驱逐吗？如果是你们自己的人，最多也只是查查账，再交一笔罚款罢了。”

“这我不太了解，”威利斯说，“本来他们还想判你坐5至10年的牢哩。后来由于我们的努力，才取消了对你监禁。”

“那这并不值得我感谢！他们只是不想从他们的税收中拿出来，至为让我再交五年的位住宿和膳食费罢了。”

啊威利斯耐着性子说：“你太不通情达理了。雷！”

他叹了一口气：“不过，你的心情也确实可以理解。”

“他们跟我有仇——私仇。”雷自言自语地说：“罗伯特那小子就这么直言不讳地说。这帮狗杂种，把事儿做得太绝了。”

“真是胡思乱想。尽管你这样粗暴无礼的发泄一通，可你必须承认，在法庭上我们的确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一再强调战争中你是位优秀的军人，而且毕业于有名的耶鲁大学，以及……”

雷打了个呵欠：“是194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威利斯，你什么时候才记得住啊？别老把我当成耶鲁的学生了。我是用我的退役费作学费，辛辛苦苦念完大学的。我从没有留过长发，也没有扰乱过大学实验室。我是靠自己的努力，拚命的学习才挣得学位的。”

“对，应该这样。不过，要是败诉，可别再给我送帐单了。我是不会付帐的。还有，一定要留神那个艾尔·波吉奥。我一上

船，他又开始行窃了。”

威利斯做了个难看的鬼脸。

雷苦笑了一下说：“你看，我太直了点儿，不是吗？不过，替我这种人办事是会吃亏的，一半的辛苦，两倍的报酬。”

威利斯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一只手说：“那么好吧，再见。保持联系，祝你走运。”

雷握着律师的手，仍然苦笑着说：“也祝你走运，卢埃林。别满不在乎，替我这叫化子多说几句好话吧。”

威利斯走了，卫兵把雷又送回了牢房。

一个联邦法院的执行官驾驶着一辆普通的、一点儿也不引人注意的黑色小轿车。车后排座上，一个矮胖的、呆头呆脑的退役警察和一个囚犯坐在一起。“雷，今天上午感觉怎么样？”那个联邦官员问道。

雷直愣愣地看着他，脸上毫无表情：“不错，真是再好不过了。”

只有他的朋友们才叫他雷，而这两个家伙算是什么东西，竟敢如此放肆。他本可以提出抗议，那样，他们也许会把他们的下巴打成骨折，然后给他戴上手铐送上船。法律对他可以毫不留情。威利斯说得对，他确实有一点妄想症。

在布鲁克林码头上船的时候，那位联邦法院的执行官在船边把他移交给了两个移民管理局的官员。其中一个伸出手来，雷疑惑地握了握他的手。

“我叫惠塞斯。”他又指了指身边的另一位官员。“这是我的同事，监察官考沃奇克。”

“很高兴见到你们。”雷说完扭过头。冲着远去的联邦法院执行官的小汽车，用意大利语大声咒骂道：“愿您们的儿女都当婊子，染上梅毒，你们的子孙生下来就有六个指头！你们的儿子跟你们的老婆生出三胞胎来！”

“你说什么？”考沃奇克不解地问。

“我在跟那些老兄说告别话哩。”雷说。他抬头看了看船舷问道：“这艘船情况还好吗？”

“跟其他船一样，一切良好。”惠塞斯说。“还有十九个乘客和你作伴。咱们上船吧。”

“你们也跟我一块儿走吗？”

“把你送到安布罗斯灯塔。我们就跟领航员一起下船。我们只想看见你安全上路。”

“你们想得可真周到”雷走进船舱，在行李里翻腾了半天，掏出一瓶威士忌。

“来，伙计们，别客气。”他从盥洗室拿来三只玻璃杯，各倒了半杯：“来，干杯！”惠塞斯和考沃奇克向雷道了谢，然后庄重地呷了一口。

雷心中暗想，又是两个没人情味儿的公务员，只是他们不象警探那样阴险狡诈。即使在一英里以外，雷也能嗅那些家伙的臭味。愿你们的子孙生下来两只手上各长十个手指头，两只脚上各长十个脚趾；愿你们清早开车外出，在运河大街上碰到交通堵塞，天上大雨倾盆，四个轮胎同时放炮；愿你们叫卡车撞死。他透过舷窗看了看外边那高耸的自由女神像，举起了酒杯：“再见了，宝贝儿。我很快就会再见到你的，你甚至想像不

到会有多快。”

惠塞斯说：“这的确令人难过，霍奇金先生。”

“先生们，你们是我的客人，这是我的告别宴会。”他又举起了酒杯，“我的陪伴有好的，也有糟糕的，比如象刚才送我来的那两位。”

考沃奇克喝了口威士忌。“他们让你吃了很多苦头吧？”

“我只是不喜欢他们身上那股味儿。最好还是换个话题吧。我想，你们是在履行公事吧！”

惠塞斯点头表示同意：“这一行我们已经干了许多年了。”

“你以前见过他们，是吗？”

“大多数人都见过，”惠塞斯说：“46年我和考沃克曾帮助把查理·拉基送上劳拉肯尼号。考沃奇克，你还记得吗？”

考沃奇克点了点头。“当然记得，当时人可多了。记者和摄影师蜂涌而来。黑道上的人都到码头上来为查理送行。忙得真够呛。”

“场面倒很感人。”惠塞斯说。

“我的几位朋友也想来为我送行，”雷说，“但我没有同意。”

惠塞斯做作地扬起眉毛，似乎有些漫不经心。太做作了，雷心想，这就是说，他心有所动，只装着漫不经心罢了，虽然他玩弄酒杯，却没有再喝一口。“干了吧，伙计们，”雷说，“喝完了我再给你们倒一杯，我还有两夸脱呢。”

考沃奇克品味儿似地咂了咂嘴：“真是好酒。”

雷在心里盘算，尼柯·波罗、萨尔达那和贝尼亚米诺还算

可以，没有让他们出面，这场戏已经够叫他们头痛的了。也许联邦调查局已经派人暗中监视，看有谁露面。玛塔·波鲁齐本打算来送行，可当他到西街去看雷时，雷对他说：“你去送我，等进行律师资格考核时你会跌跤的，算了，你就别送了。”有关艾尔·波吉奥的消息，雷什么也没听到。可他对艾尔有种预感，一种十分强烈的预感，但却又无法证实他的这种预感。人到此时，还能做些什么呢？马上就要乘船去西西里，自己的祖先世代繁衍生息的地方。还是好好歇一歇，领略旅途的愉快吧。

起锚了，整个船身开始颤抖起来。过道上响起沉重的脚步声。头顶上方的甲板上，人们也正匆匆走过。有人大声地向船头和船尾呼喊着指令。船开足了马力，充满了生机，向大海驶去。上一次他也是在布鲁克林换乘海船的，不过那是在运送军队的途中。是在布鲁克林陆军基地。站在跳板旁边的中士按照花名册挨个检查每个上船的士兵。每人都带着一个军用背包，一个行李袋、一支步枪和其它一些装备。一张张帆布吊床架在铁管架之间，一共五层。床与床之间只有十二英寸的空间。他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他也记不清当时是什么感觉了。不过他敢肯定，当时他并不害怕，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是无所畏惧的，不管什么事情，都敢做敢为。

轮船沙哑着嗓子，呜咽着，象一头完全绝望的老牛，浑身发抖，叫声也越来越大。

“总算启航了”考沃奇克说。

雷透过舷窗，看着轮船和码头之间越来越宽的水面。

那两个移民局的家伙坐在椅子上，没有挪窝。仍然象刚才那样一本正经。雷企图拿酒来套他们的话，可他们还是怎么也不肯开口。他们只是一边喝酒一边叽叽咕咕地闲谈，毫不理会雷，或许还在留恋纽约市曼哈顿上东区的什么。雷真心地为离开那金色矩阵而难过，可嘴上并没说什么，只是看着惠塞斯的双眉。那双眉毛还是没有发出信号。威利斯曾说过他是一个妄想狂。如果他说的也包括多心好疑，那他的确就是妄想狂了。所有精明强悍的人多多少少也都有点儿妄想狂。

船到了安布罗斯灯塔，惠塞斯和考沃奇克跟着领航员跨过船舷，沿着舷梯下到领航小艇上。雷靠栏杆站着，目送着他们往下爬，不要说掉进海里，这两个家伙连脚都没绊一下。那么好的威士忌算是让他们白喝了。看来需要给他们喝水合氯醛，或者麦角酸，只要能让他们挺尸或烂成一块一块的就行。给他们喝高级酒还不如泼到厨房的水槽子里去。再见了，移民局的先生们，祝你们一路顺风，最好掉进海里，葬身鱼腹。

大西洋上风平浪静。奇怪的是几乎看不到过往的船只。跟雷一起上船的那些人好象都是些乘船旅行的老游客。除了那些退休的和被驱逐的，谁还有时间乘船呢？跟他们交谈不会有什么收获。他在考虑能不能想个别的办法。如果船先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港靠岸的话，没准他可以想办法找个人搭上关系，留在大陆上。如果这艘船中途不停，一直开往巴勒莫的话，那就另想办法。

在那不勒斯和罗马，他认识几个“美国殖民地”的人——意大利警察都这样称呼他们——战争结束之后，每年都有一

批人被美国送回意大利。“殖民地”的人很多,但他并没有与他们保持过于密切的联系。因为没必要,二十年来,他在纽约市一直干得挺不错,所以何必要找他们呢?一想到被驱逐就好象被判了死刑一样——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可眼下再没有别的人可以联系了,也就是不得不把面子、自尊之类的东西丢到脑后。现金他有的是,随身带了不少。再说,一旦安定下来,有人还会给他带更多的钱来。贝尼亚米诺和萨尔达是这么说的。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只有你出得起钱,就一定有人和你做交易。尤其在意大利,当然大都在阳光明媚的意大利南部。二战时,他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在向北挺进的时候,他曾途经巴勒莫。当时他是在经历过整个北非战役的南方步兵部队服役。这使他想起了他的大学生活,在哈佛大学,他勤学苦读获得了学位。那时他还连载过一本非常非常好的书,使他受益匪浅。书中提到过北非战役的一些苦战场面。那些南方小伙子都是些古怪的乡巴佬,但又都是勇敢的战士,真正的好汉。他的连长也是个南方人,操很重的地方口音,名叫米拉德·帕特森·科考恩。他也参加过北非的战役。是他为雷在北非的战斗表现请功,要求授予雷一枚银星勋章。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奖励,可不能小瞧了它。后来他们从西西里南部的后门利卡塔攻入该岛。他们跟在装甲部队之后,长驱直入,向北挺进,消灭了德军后卫部队的主力,然后沿巴勒莫继续前进。所以,对这一地区的情况,他什么也记不清了。每到一地,他看到的只是废墟瓦砾,西西里遭到了彻底地摧毁,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